

清音樓集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2

4



文庫11
A1152
4

清音樓集卷之四

朝散大夫山邨良由君裕著

良祺公壽

孫良彰士德同校

良緒叔稽

序十八首

孫子提要序

夫古之論兵法者數十百家其粹焉者無如孫子也

清音樓集卷之四

柳田泉文庫

後世諸註家非不剖折毫釐然而未悟其神理則篇
篇氣脉不相通不能無支離偏滯之患也筑後藩文
學箕嶺梯先生講經之暇精覈兵學沈潛孫子攻脩
有年一旦悟其神理篇篇一貫互相映發十有三篇
合為一閱廓深遠之意始瞭然乎心目間於是乎一
洗舊註作為提要矣一讀之猶披雲霧而觀青天先
生乃命由俾有言由也好詩賦又好兵學且家近先
生寓居常相往來每會論詩論兵坐語移日得益不
少誼不可辭姑且述蕪言題首簡爾

玉芝園詩草序

詩難不其然乎蓋詩尚清虛神韻風骨非是則不超
興象氣格非是則不逸故能詩者曠蕩虜無如游龍
驚電出沒雲間奇語玄言借以寓我意而使知音者
聽焉雖然詩志之所之也就令風韻氣象超逸亦無
真情之發于內則譬如木偶人剪裁花衣纓好盛花
葉妖艷何以能感動人心哉是故含溫厚於清拔之
外寄感慨於秀麗之中文副其質而始可稱全美已
矣詩難不其然乎今之操觚者則不然其貴聲調也

曰、徒貴新奇、任意造句、如是則記朝昏所言語而足矣、何用詩之為、於是務雄亮其音節、高華其語句、微涉新奇、但恐失聲調、畏首畏尾、所餘無幾、遂至一律千篇、祇供厭飫、其貴新奇也、曰、徒貴聲調、剗釅成篇、如是則誦古人所遺什而足矣、何用詩之為、於是務詭譎、其意致詼諧、其詞義寧破聲調、但恐失新奇、風韻卑陬、興象乖舛、遂至枯枿朽株、祇供冷笑、方今之時、能免此二病者、幾希、余向來東都、同臭味於斯文者、無慮數十人、後偶見南谷瀧君、目擊意合、瀧君乃

出其詩見示、余受讀之、聲調鴻麗、而間出新奇、所謂難者如易、豈積年刻意之所成、與抑將天才也、一日讀玉芝園詩草、愈益仰止、瀧君曰、需序於余、知音之命、不可辭、則序、所以瀧君能易世之所難、絕不深夫、二病以贈之、若夫瀧君之學、之有淵源、不啻詩也、其詳江邨處冲、後序有焉、不必待余蕪辭云、

松府紀勝序

余性好山水、常杖策逍遙乎泉石、其所過、雖兔蹊鼠穴、必窮覽焉、然為官法見拘制、不能越境而搜剔之、

所遊遨但岐岨山中而已。蓋岐岨者自御嶽駒嶽而外連山爭秀攢峰競峙雖生長其間者不能盡登然水則唯一條之岨川行經其中衆澗注此或觸穹石或激堆碕澆澗實墜為瀑為瀨雖少助游詠乎要之非有大壯觀如岐岨可謂富于山而不富于水矣而聞奧之諸郡山水並富未嘗不神飛焉然固不得造觀願莫之遂間松士容介伊藤藍田示其所著松府紀勝且請序於余乃開卷則猿巖瀑之雄壯也袁公洞之幽邃也上原諏訪之繁華也安達原淺香山之

古蹤也盤梯湖之空闊也安達嶽之高峻也于水于山奇絕不遑枚舉且文藻宏麗清詞妙句絡繹間出猶涉其地肆志嘯傲乃喟然嘆曰天豈憐吾久戀戀乎奧之山水耶今而後卧而讀此紀得卧遊山水並富之境以償所願不亦幸乎有笑于傍者曰今讀此紀以為可卧遊也而松士容紀中有言曰我游有不_可卧者哉而千里而可卧歟余曰夫山水不富則已矣縱令山水富而文不富則果不可卧矣山水與文並富而豈有不可卧者哉士容謂不可卧者為俗客

言耳、至於衣襟常染烟嵐之氣、泉石之疾入膏肓者、則讀記之際、別自有神會處、豈有不可卧者哉、士容若聞我言、可微笑而頷已、笑者唯唯而退、乃書此言為序、

授業編序

夫人性不甚相遠也、而教習之不同、踴步千里、終成胡粵之隔、此教之所以不可不慎也、譬諸植草木、其養得宜、則長、失宜、則不長、亦唯地有寒暖、養法亦復不同、今以所吾親見者言之、吾鄉有柳草者、土人或採來植之圃畦中、無不碩茂、他州人竒、既之、携去植之、其養適得其宜、乃長、不則萎矣、要之風土不同也、教人亦類此、中華此方言語、本不同、而移中華言語以教此方人、故教法適得其宜、乃成、不則不成矣、然則此方之教人、愈不可不慎矣、先儒之訓、髦士各有家法、其法非不善也、然而驟以驚人為務、或欲徑以華人教法教之一長一短、不免有其弊、動輒令夫區別者、未秀而摧折焉、不亦悲乎、北海先生當世名儒、經學精習、無執詞壇之牛耳、其誘人與世儒不同、教

精言樓集 卷之四

法必貴平易，不苟違俗，以誑耀世人。是以人人樂受，其誨才俊，出其門者殊多矣。於是手錄學問之法，命曰授業編，剖剗功成，乃令予序之。予初疑以為由也，僻在山中，昏愚不文，門下寧不有其人耶？既而再思先生愛人之甚，欲令鄙名叨廁一文人之列，其意懇懇，不可復辭矣。遂書數字卷端，覽者無以予不文累全書而可。

天山詩稿序

夫詩自古氣運以代移，故世無一定之風，無一定之

調。三百篇則姑置，騷云漢云魏云六朝云唐云，一代自有一代風調或文或質，各擅其美，奚必取勝負於其間乎？然至於唐格備體備，能集厥大成，是以後世無間然矣。吾邦上世之詩，雖風格有異同，可誦者不數，而保元以降，天下匈匈，士民無所錯手足，不復暇弄詞華者四百餘年矣。至神祖一枿，朽羣凶，海內晏然，偃武息戈，天下靡然始嚮於學。於是碩學大儒不乏其人，至正德享保間，文運益大，詩之盛亦古今莫追焉。而降及近世，風調漸

變為宋為晚明為清其猶可也甚者參以詖諧大率以驚駭流俗為務創撰新奇風調浪矣若見貴風調者不問巧拙不顧而唾彼雖曰去華而尚質而非吾所謂質也不特失文併質俱失矣以予視之詩道之衰惟此時為然矣哉近者伊奈吉川氏寄書請序於天山詩稿天山姓源氏名俊豈字伯壽天山其號也自其祖三世仕于高遠侯善銃術且自幼讀書終為一家之言旁巧於詩嘗之東都謁熊耳先生先生亦大奇之去於是予率爾諾之傍人謂予曰執事之於

伯壽一再書札往來耳未有一面之識恐得不知而妄言之誚竊為執事不取也予曰汝之言是也然而伯壽與熊耳先生有師弟契予亦行束脩于先生廁社中未列則雖未與伯壽交臂一室猶交之也且今也詩道衰廢斯集之行世寧無益乎一吹餘燼哉是予之所以不辭而序也傍人唯唯而退遂書此言以贈

徂來先生墓碣及誌合刻為長松寺藏序

藍田先生嘗示余一冊子且請附序余受而披之則

徂來先生之墓碣及誌而猗蘭滕公及春臺先生之
文而烏石山人書其碣而藍田先生作小冊子併墨
本序之以合刻者也蓋衆美之所萃莫甚焉余乃擊
節嘆曰昔者歐陽率更觀古碑下馬布毡三日乃去
况如斯碑孰不為率更者哉而今此冊一出雖身處
僻陬者不必借縮地術而得日夜在墓下縱觀也不
六一快事乎竊惟周道衰孔子沒經秦火六經殘缺
自西京諸儒各傳師說專門教授漸有傳注亦莫有
大異同而已至宋程朱一洗漢唐諸儒而不用別創

新義稱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遂為後王之
法而徂來先生出于吾東方學極宏博識極淵大
覺程朱之說不合於古大唱復古海內翕然為之一
變顧自非夙具命世之資聞而知之者何以當之夫
尊信程朱者駁徂來先生則固其宜也近日學者不
自量動輒以建門戶為務內藉徂來先生之誨陽為
詆訾以欺昧者釣譽時俗諺所謂庇焉而縱尋芥焉
者比肩皆是也藍田先生則不然學足以立異義才
足以標新理而斷斷倚一唯徂來先生之言是守尊

之彌篤信之彌深其識如卑而實高其性如愚而不
愚遂為其遠邇仰止徂來先生德者欲打墓碑而不
得助寺僧而有此舉余固服徂來先生又善藍田先
生有拔俗之見無有率更之癖於是乎欣然書其簡
端

翠山樓詩集二編序

翠山樓詩集二編成予前跋其初編言士幹勤學之
狀爾後二十餘年學益茂矣不徒學茂行亦益茂矣
士幹之游學于勢而歸也先大夫善其勤學不倦不

欲以劇職拘之待之以儒臣令得擅力於文史時我
家負財歲多一歲至於減家臣廩食半償之於是遂
屈士幹為計長士幹乃召諸債者皆會謂之曰貞承
之待罪計長而寡君邑入之租本不足供經費是以
世世不能不貫貸以補之今也負財十陪於邑入且
寡君推赤心躬行儉約已極矣將奈之何今若欲強
與之則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於諸賢無益而
寡君則愈窮家世之殄瘁不亦可長大息乎敢盡布
之諸賢諸賢實圖之諸債者素深信士幹為誠不苟

相詒乃相告曰石君精誠若斯而強收債耶是自取
戾也不若捐券書德之爭燔券書且或別納金以助
用度我家至今戴上撫下不敢廢先大夫職官者蓋
士幹之力居多云噫叢爾我家一計長則賤矣然而
陳平之大勲萌於其分肉則可不視其小而察其大
乎哉且士幹居常事母盡孝信於朋友而為人剛直
公清犯余顏者數苟見義則常奮不顧身蓋自家老
莫不肅然敬憚之然則士幹之詩非世之輕薄輩紙
筆和墨無皮而傅毛者之比矣若夫聲調優美初編

及此編衆序已悉矣今何復喋喋說之為因聊述其
行事以為序

送石作士幹遊東都序

安永丙申之夏家臣渡邊純一語予曰臣聞之隣人
平二郎平二郎向有故之諏訪郡主棧敷村圓右衛
門家村北有一大池距圓右衛門家五里許一日日
將午也大風振作簸揚塵埃天地晦冥池水涌而雲
亂頃之有一物不辨其色形若漏斗約長可一丈從
池中外升二三丈蚰虬入雲良久而沒至晡時風止

雲收往見池邊則大木折者十二株云予曰是登龍也夫龍四靈之一鱗蟲之長起騰雲漢之表宛轉四瀆之裏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古人以比英俊焉昔者孔子問禮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其他諸葛亮及華欣管寧邴原之徒皆以龍見稱焉而今吾州有是瑞此其有英俊之將得志乎不在他州其在吾州乎不在他年其在今年乎純一唯唯而退是歲秋八月士幹有東遊之志初士幹遊學勢州而歸爾後十數年未嘗一日不口吟六藝文手披百家編遂提要鈞

玄日夜孜孜諳貫古今然而能和其光能同其塵是以人莫能測也可謂龍潛深淵矣今也東遊將有所試焉恭惟自

神祖偃武脩文建都東土為天下英俊主萃淵藪以來巨儒如蝟毛起逐鹿於斯文者不可勝數也今士幹游其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角之掎之一踣之則四鄰振動誰不感懷若果然則可謂龍得雲雨矣由是觀之吾前言殆不誣也吾儕魚鼈辱池中之交久矣今也將與有榮光焉因書此言以為士幹東行之

贈

刻蛻庵心經序

蛻庵始事飛州參議秀綱。秀綱滅來信州，造諏訪求仕，有千野兵庫者，諏訪名族也。招蛻庵處于門下。天正十三年也。兵庫卒，嗣子嚴，父職亦稱兵庫。蛻庵穎異，夙夜輒推之舉。家倚賴，蛻庵嘗假寐，有窺之者，一老狐也。大驚，告之兵庫。蛻庵覺之，見兵庫請去。兵庫曰：無害，女不貳，能贊家事，何必問人之與異類也。蛻庵遂亡來歧岨，詣興禪寺，投桂岳師。師為構一室而

處之，衣以僧衣，令為副司。居數年，師亦漸知其非人，愈厚遇之。師嘗遣蛻庵使飛州安國寺，道經日和田村，宿一田舍。舍主人有烏銃管，名工國友所造，能辨螭魅，偶見蛻庵坐爐邊，執管準望之，則見老狐之著僧衣，一發斃之，果狐也。頸係書函，即興禪寺遺安國寺之書也。於是村人相謀，遣人謝興禪寺，且具陳其狀。桂岳曰：吾亦知之久矣。子何深謝？村人大喜，頃之日，和田村疫風大行，新墓相望，而向殺狐者舉家先斃。村人大懼，相謂曰：是狐祟也。聞興禪寺桂岳師者，

狐之所師事不若一村為之檀越以禱狐之再世庶
幾免於難矣於是請於官舉村屬興禪寺爾後厲氣
漸寢云此心經蛇庵嘗所寫遺興禪寺者蒲洒縱橫
可觀蛇庵死後寺僧得之十齋而傳焉予與寺僧東
鄰師善嘗得一寓目竒其事又愛其書乃謂是無價
之寶若或為祝融所奪不復可得矣遂請師梓之以
貽同好若夫經之功德由不敏何足以知之予也獨
取事之怪竒與書之飄逸耳

文章活套序

余嘗與伊叔美三子行輩論文言及脩辭余謂二子
曰子不見夫章服之於人乎夫服大龍黼黻之章者
吾知其為人君也藍萋草躋者吾知其為芻蕘也錯
辟左衽者吾知其為歐越之民也然而要之均是人
也均是衣也而貴賤華夷之所以隔以霄壤者何也
乃服色為之別也蓋古之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
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裁以為服於是乎貴賤
華夷之別如是明然則章服之於人不可以已也昭
昭矣脩辭之於文亦猶是乎脩辭則其文自雅馴不

脩辭則其文自鄙俚鄙俚則不足以施于後世不足
以施于後世則先王孔子之道隨而放絕忠臣孝子
之名亦埋滅不稱矣是以六經諸名家無字不九鼎
無句不七襄所以其傳無窮布寰區者職是之由也
由是觀之脩辭之於文不可以已也昭昭矣而世或
謂文達意而已何必汲汲琢磨章句之為豈以毀冠
裂裳袒裼裸體可以為王侯乎噫亦惑矣故予則謂
辭不可不脩也二子曰善他日二子懷一書來示之
余曰嚮有感於公之言因憫蒙士屬文者常苦其腴

辭之難得也是故暇日近涉獵於左國史漢分類課
之積為二卷號曰文章活套庶幾蒙士屬文者省句
喘膚汗之勞耶予閱之曰若此書可謂文海之舟楫
而菽苑之捷徑也雖然人無德行之稱焉則雖有章
服不足以為君子文無立言之實焉則雖有麗藻不
足以稱不朽縱身衣寶玉而終焚死鹿臺上豈足尚
哉吾子其思之二子曰然請書是語於簡端以為脩
辭者切戒予以同盟故不敢謝愚陋遂書之以為序

寬齋叢書序

蓋世之著書太上垂教其次泛為世而至於街衢求
名或射利者噫又不足言矣予友本田子篤名芳信
號寬齋仕尾藩以善治曆舉用兼為記曹之吏有
暇則博探羣書遇奇書輒寫而藏之積年之久卷帙
漸多名曰寬齋叢書子篤嘗謂予曰經史則姑置其
他雖街說巷語或有可觀者為况高士名人之所著
乎而自祝融氏以下蟲鼠等所壞動輒殘缺散亡至
不可復求矣余深惜之是以不論古今與華和得即
寫之以備後君子觀采焉若夫卷數少者雖上木者
取之以其易亡也卷數多者則雖不上木者不取也
以其易存也芳信與執事相識久矣請題一言於卷
端予善其不近名與利而泛為世遂書此言以贈

東街便覽圖畧序

往者予在東都也有人携東街便覽圖畧七冊來示
予蓋高力氏所畫自張州至東都驛路之圖也予乃
開卷覽之山海館驛祠廟寺觀園林川澤池沼橋梁
芙蓉之突兀大偃之渺漫和歌之所詠詩賦之所吟
名區勝蹟曲極其景且傍記其地故事縷列詳盡細

觀之目為之眩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秘矣非近代諸名勝圖會之所能彷彿也予驚異不已乃借之展玩於案上數日偶水藩老太田侯來一覽而絕愛之強請携歸令良工摹而返之頃之予宅中失火倉皇脫火坑之不遑器用財賄及文房諸具一時烏有其書亦與焉予驚嘆不知所謂然而無奈之何乃暫借太田侯所摸本轉借諸高力氏以為再造之助再三謹謝過而已文化庚午之春高力氏介人謂予曰向為祝融氏所奪之冊子爾後漸漸脩之今也

復成願賜一言以為弁也予聞之汗出沾背瞠目久之曰噫令高力氏再劬勞焉實予之過也予初自罹災失其書居常往來於懷不能忘也今也斯書復出則雖曰令高力氏再劬勞焉不亦可說哉於是捉毫紀予之過且錄高力氏之不責人不辭劬勞所以為君子人以為序高力氏名種信稱新三張藩之臣也

本朝名家畫譜序

尾張真子儉集近世諸名畫以鐫之題曰本朝名家

畫譜介人徵序於余余受而閱之則東西數州間以
畫鳴者無慮數十百人摺撫不遺有傳神寫照似顧
長康者有雲水飛動類王摩詰者有骨氣風神傲徐
熙者有林泉高致摹郭熙者花竹禽獸魚蟲草木妙
奪造化通靈入神者種種備具譬猶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可謂文苑之奇玩凡上不可少者矣有議于
座者曰是編所載皆是近世人耳若求其真蹟何所
不獲焉而今一經剗剗則神采皆失矣是猶琢玉却
失光輝竊為集者不取也余曰不然王弼州有言曰

畫力可五百年若夫真蹟蟬蠹之所害水火之所奪
寧待五百年哉今載是編者實千秋不朽矣則子儉
之有功于畫不亦大乎況是編鐫刻精巧何減神采
之有議者唯唯而退

三日清音亭會稿序

文化丙子之春予入江戶寓赤羽賜第三月三日設
宴於園池上引客賞春是日也風靜日暖天氣和融
乃就岸上桃柳松梅等旁分處布氈列坐其次分韻
賦詩令酌者舟而行酒分散洗盞交勸杯盤旁午頗

有一觴一詠之趣夫詩之道所由來久矣此土自傳唐風世不乏其人

神祖一戡天下亂文運隆興至正德享保間豪傑輩出文教大盛漢文唐詩彬彬成章爾後八九十年物久則變人皆厭故喜新務在釣竒探玄於是乎前之所尚以為腐辭偽作其所棄以為連城夜光嗚乎時好之易移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予之衰老唯知執古不知今之所尚今日所引羣賢亦皆與古為徒其所賦無非古調余甚樂焉况詩也文也皆其人親自所

書飄若浮雲激如驚電縱橫適勁要之道之進乎技非世之書家俗工所企及也余畏蠹魚之害上石以傳諸無窮云

四時窓詩集序

四時窓者紀藩儒官崖世煥居室之窓也有客問予曰窓名四時其義何如予荅曰世煥窓前種藥草及百般花卉四時媚豔紅紫不斷是所以其有此名也而予深思之豈但是之謂而已哉世煥常坐窗中清風之晚明月之夜左琴右書吟咏時發信筆遣興當

是時毫端忽生花，不擇四時五色爛熳乎箋上，是亦可以名焉。又世煥常讀數萬卷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日夜兀兀而志倦體疲，則據梧曲肱而眠。平生思想之所釀，夢會羣仙，登蓬萊，遊瀛州，逍遙玄圃，嘯傲崑崙，是時也。花月螢雪四時之樂萃于一時，是亦可名焉。蓋世煥以四時名，窓兼此三者，耶客曰：善。世煥以四時窗為題，求詩於四方君子。以世煥所交道極廣，詩之所集不下數百首，恐其散亡也，將鏤版求序於予，因記答客言以貽之云。

香實梅詩畫帖序

後

尾藩臣深田子繩，後園有綠萼梅一株，號香實梅。蓋六世祖正室君為處士，住京師，嘗獻其花實於水尾帝。帝詔賜此名，今殆二百年而花實不衰，枝葉益茂。於是子繩請詩及畫於四方名士，不日詩畫蜚集，乃求序於予。顧正室君之王父光吉君嘗仕豐臣氏，關原之後在尾州犬山城，木曾隸焉。時予八世祖良候客寓犬山城，日夜歡洽，及其子良勝奉神祖命，攻木曾，遂歸。木曾云：今也當橐弓矢時，共以

文墨相親，因蒙斯寄，託可謂治亂不變好矣。况子繩先人九皋君仕尾藩，大見信用，有囊錐之譽。予時相尾藩，日同心建畫，閭閻相論難，一思之猶昨日也。是以不敢辭，把筆題卷端爾。

精里先生遺文第二集序

古賀季曄刻其先人精里先生遺文初集二集而成。初集樺石梁序，二集則屬余序。余謂季曄曰：世之文集有前後編者，皆其人生存中之所繼作，理宜然也。至如遺集，宜合為一編而可，合為一編一序而足矣。

何如？季曄曰：誠然，誠然。向先人之對州，接韓人也。預慮其請覽，自櫛撫稿中，得數卷，乃分為初集二集，以置行裝中。吾雖不知其意何如，而事出乎自撰，今不欲改之，故有此舉。余乃蹶然而起，曰：善哉！季曄之為也。孝子不改父之道，一可以推萬善哉！季曄之為也。蓋予辱先生之親愛多年，何圖天之不憚遺，忽此見梁壞之變也。今而追懷往時，一言一動，事事堪思，而其最可思者，去歲上巳都下諸彦大會，余池亭時先生有微疾，不至。越又間一日，更請先生及諸子斯。

日也。天暖氣和，桃艷李媚，余乃命筵池四周，令侍燈以小舟，饋酒饌于各處，竊擬流觴之雅。先生不以庖之不調語笑盡日，驩甚至稱曰：「真有永和之趣。」為賦詩數首，一時音容今猶在目。後及余梓，先生及諸子當日詩，先生又辱為序，為余極其稱揚。余雖不敢當，而老夫之榮斯極矣。彼一時也，嗚乎！余固不文，老又及焉。會季擘之，有此請，益感先生它日之遇，不欲以老拙固辭。因聊述蓄念，併及編之，宜有前後焉。

石梁先生文集序

昭代雍熙之化，普四方，天下晏然。今人生于斯時，長于斯時，目不見甲冑之色，耳不聞刁斗之聲，醉花嘯月，樂以忘年，當是時，詩以暢思，文以達意，者上自王侯貴人，下至閭閻細民，紛紛夥矣。哉！而其詩也，文也，有不可不傳者焉，亦有不必可傳者焉，蓋不必可傳而傳之，猶可也，不可不傳而不傳之，終蒙蠹魚之害者，豈不可嘆惜乎哉！往歲余遊平洲先生宅，初見石梁先生在其門，平洲先生盛稱誦其才美，時平洲先生門下，數十百人，皆一時之選，而無能出于石梁先

生之右者為時論謂猶馬融門下有鄭玄後先生從
平洲先生遊尾路經木曾訪弊廬旅次匆匆不暇論
心爾後余不對其面三十餘年心甚戀焉近余來東
都留滯將監橋賜宅先生適亦官其赤羽之第以居
近時時來往言詩論文對酒共食初得罄歡心以繕
夙志時先生偶使人淨寫其稿余請讀之言言九鼎
字字七襄乃喟然嘆曰嗚乎是即所謂不可不傳者
因急勸刻之刻成求序於余余也雖頭戴白文則乳
臭矣恐遺蠅糞點玉之誚固辭不聽乃錄斯言以貽

云、山、中、水、南、香、齋、而、泉、由、西、山、間、出、在、其、

記三首

同心園記

余所常居之室東面對庫其間約可百步先世嘗築
山鑿池于此然而密樹障庫蓄水備災耳未暇布置
木石以供游息也余素有泉石之癖視事之暇欲更
廣池高山伐惡木植嘉木疊奇石懸清泉以當卧游
之樂而園丁多事不果也一日左右某某等憤其久
而不訖功齊言于余曰公之勞政教今欲為山為池

以宣湫底之氣而園丁無狀踰年築鑿不果夫職不相踰古之制也然而重牆之內園池之玩何必園丁臣等請親從事乃爭進石累土余止之曰燕私之好非涉公事成可也不成亦可也是以一任園丁之政已何煩汝等之為不聽不日而山成於是其下小吏及輿隸亦相謂曰親臣猶如此况我儕乎盍助乎來余又止之不聽愈益勤焉於是池成池廣三四十步列石以為岸岸勢犬牙與水前却兩山槁立其北者出于池中南者循池而環泉由兩山間出奔注墜

池其樹多松或臨潭或傍石有板橋跨池池中魚數十頭往來翕忽觀如此而已矣於是余舉觴滿酌頽然而醉顧謂左右曰汝等知吾所以樂此乎夫天下名園何限若夫吞若雲夢者八九亦未可以為誇焉况數尋之山半畝之池又何足道乎然則所以樂此者何也以其同心成之故也已熟惟余辱負荷祖業以居要地為

國家守關若移是鑿池之心以拒敵孰敵不却又移之衝陣孰陣不摧若能擴而充是心吾之望禪益

國家可以庶幾其萬一也。若夫離心離德，假令擁百萬兵，何異遺敵禽哉？汝等其誌之，吾亦永矢弗諼。左右皆曰：唯唯。於是名園曰同心，且書是言以為記。

三錦亭記

寬政丙辰之秋，中山君宴余於其別業，歡樂園。劇談數刻，膳羞之美，極陸之珍，窮海之錯。宴酣，君與余携手涉園，園素多奇勝，加之君心匠之巧，怪石美竹，嘉木艷草，逶迤衡直，閭爽深密，曲有奧思。既而下池畔，林木翳然，似濠濮間。過池，循曲徑而下，又得一池，圮

橋跨焉，渡之入幽林。林中有亭，瀟灑可愛，其所望池之清，溪之深，林之幽，岸之曲，禽之飛，魚之躍，舉熙熙然，相爭獻奇。茲亭中於是又呼餽饌，兩情調暢，君乃顧謂余曰：此亭未有所名，請君為我撰之。余辭以不敏，不聽。余曰：若無已，則其名以三錦耶？亭前楓樹數十株，霜露之時，黃紅鮮麗，豈帝重錦三十兩哉？是一矣。君好詠國風，方其興熟也，食頃數十首，如吐而成，雲錦燦然，五彩奪目，是二矣。君為水府相，執其大政，久矣，盡忠補過，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於是乎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是君夙夜勵翼者可知已夫古之君子一張一弛或聽政或安身以若有所墮閉湫底則體必露也君今退食之暇必優游乎此園以節宣其氣宜矣事益多而身益壯也昔者子產以大官大邑比美錦則此亭為佐製錦之地者非耶是三矣是其所以名三錦也君曰唯唯否否雖不敢當請記此言以為保身之戒余乃書之以贈

訓練堂記

張藩中山先生治長沼家之兵法且善一全家之刀槍及短最家之鳥銃文化癸酉秋鳩工構一堂於宅後以為演武之場門人日麀至聽講說演武技其堂庭寬廣更選猛士為隊張兩陣甲冑以耀威武金鼓以節進止緩鼓徐行急鼓競迫木槍試雌雄坐作屈伸曲直銳斜如心之使臂解之使指張藩演武之盛往古所未有也先生旦暮坐此堂繼晷焚膏教之不倦乃扁堂曰訓練昔者宋范希文少抱大節初為秀才時誓神謂不為良相必為良醫後竟為名臣其知

延州大閱州兵日夜訓練夏人驚破膽相戒曰無以
 延州為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先生頗有似其
 為人幼時受其父命限以百日詣城南七面寺竊禱
 云願得他日為國士無雙今也果成其志掌教授之
 任門下不之其人訓練之彌達乎四境可謂榮矣與
 論或比希文豈溢美乎假令一朝有覬覦藩廷者
 亦畏其腹中兵破膽不血刃而屈服者此訓練堂有
 焉是為記

王瀧紀行

我岐岨山多奇勝而如棧道御阪寢覺床詩之歌之
 以稱誦者不尠焉其他幽僻之地韜名葆光者亦夥
 矣余生長于岐岨而性愛山水然未得探其美者十
 七八佇結之情未有由於舒也天明乙巳秋將巡視
 王瀧王瀧亦岨山一勝在飛濃之界是行稱素望喜
 可知也九月三日昧爽發福島男良濟及上田靜吉
 重格高之文杉正殊從焉僮僮數輩不用槍馬之衛
 但持一鳥銃以備猛獸耳歷兎野村御室村河合村

至三尾此間山水有可記者然冥行但聞水聲耳是以不操觚時天未明憩三尾里正某家食頃家臣住三尾者亦來迎因移於其家天始明辭其家使里正某及從者熟部内山川者八木生前導里正某樸甚余問村中異事則回指一喬林曰此中安阿彌陀佛相傳舊在相之鎌倉嘗携石杖飛來于此石杖尚存又林中有栗樹一歲再實而其樹今枯然猶有遺種雖不再實一歲再著花其他有甘蕨及朋擊胡桃咸異乎尋常併栗為阿彌陀林三異云佛既能飛來何

用杖為可笑渡小橋橋下水聲琮瑋名崩澤蓋方言謂澗為澤是路也右沿疊嶂左臨碧水碧水即王瀧河也隔河諸山霜葉如綺時白雲繞山頂黃紅隨風隱見漸動詩興路側有石壁如削余仰之曰非挾翼者安得攀之哉從者吉邨生曰不挾翼而能上此者其惟麋乎麋之上石壁如履平地豺狼不能害之為是故也因言及山中禽獸行語之間不覺道路移下阪至河岸曰橋戶渡也是地也兩岸皆巉岩其間通一條碧流有渡子二人在于岩下持棹立航之首尾

請余乘航余乃蹈岩稜下其航剗木而造時或敵側然水上橫繩緹之以渡是以不為流水所漂橫截上岸於是從者以次渡航所受不過二人余立巖上待之良久自此右河而行涉一澗蛇行上田疇間路側有二三民舍曰澤戶村又逶迤上一里許一行皆喘不可行乃踞石而憩余出旱羅測山路之所向因論磁針指北之理互相辨鬪或雜以戲譁終大笑而罷自此路益峭峻樹森森雲蟠鬱是為澤戶嶺路側有一老檜樹杪殊為掃帚狀虞人踰之帚樹不敢伐之

云至嶺頭路側有人俯伏則王瀧里正某迎余也又轉盤一二曲至三尾王瀧分界之處班荆而坐乃命行厨舉箸之際目之所睹東北諸峰蒼翠如滴其中一山如覆笠號三笠山其上白雲點綴間露出一嶽即御嶽也嶽大率自頂至兩肩諸峰爭竒或雜以巖石紫翠萬狀其下愈下愈張如君子端委而坐嶽形大抵類淺間而清高過之於是勞三尾里正還使王瀧里正前導下嶺俯瞰一帶碧水即嚮王瀧河也隔河見人煙二處和田村也黑瀨村也益下阪樹間遙

見河岸怪岩柱立其上老松數株聳秀臨於碧潭奇麗如畫余不覺躊躇稱美者久之乃呼里正問地名則曰號鞍坡往歲張藩君山先生與橋寬利俱奉命過此深異此景駐節於此遂令橋寬利畫之而去余曰異世同好殆如符要恨此處尚相去遠纔窺一斑耳願得觀全豹而圖之因促里正下阪阪盡得村曰崩越乃取道田畝間至河岸有一小岡古樹陰森榛莽遮徑是號城山即鞍坡南岸也蓋鞍坡之為地兩崖牆立巖石相擁是以無地於望其景於是披荆棘

上岡悄愴幽邃徑幾斷至此里正亦有沮色余銳思不已強踏石角攬樹根而前此地以人跡介絕久故地皆朽葉所履殆沒踝如行積絮上既到河岸俯視潭水則石壁高十丈許目暈蹄痒不覺却行蓋此地背岡腹巖故知至岡上而不知躬已在危巖顛也於是喜景畏險一前一却且大木交加終不得覩全豹空嘆恨而已從者慰余曰歸路由水北則或可以飽觀焉於是強釋憾而下岡取原道復至崩越村行二里許路右有一巨石上甚平如布席踰八人休涉穴

澤及木場澤皆小澗也道忽入檜林直幹凌空者左
右櫛比而茂路漸下林盡又涉一水激湍頗喧是為
瀨戶川又數町遙見一條巨木伏波上里正云是所
謂三澤橋也橋長七丈八尺獨木架之橋下奔湍滔
滔渡者或眩而墜是以上流別設槎夏秋間或乘之
以渡路雖迂不亦愈於乘危乎余曰橋雖狹矣水雖
深矣墜便為奔湍所漂至下流淺處然則縱令失足
不過沾濕遂前渡橋杉正殊獨袖手爵躍而渡曰人
動輒稱三澤橋險絕今日渡之與平地一般余笑其

豪蕪既渡歷石磧上一小阪入間巷踰上島地稍寬
敞居民數十百家犬吠雞鳴桑麻掩映村中老少聞
余至相携負集觀者數處或合掌頂禮曰今日見公
吾儕幸免墜地獄其樸如此八里正家門庭脩潔直
上堂而憩壁上懸墨竹圖一幅屏障雅素頗適人意
乃命炊飯後又出其家巡視焉遂謁岩戶權現祠祠
在山上_二有華表榜曰補陀巖磴道可半里其石大率
三四尺若五六尺皆平如砥而絕無人工之迹余怪
問之里正則云凡石之產此地地理自直土人椎裂之

莫不平正也。因憶余嘗造園求石，可以為小橋者，終不得而止。今上此徑，所履石咸莫不合。所曾求者，古云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語矣。徑之兩邊，老杉參天，既而抵祠所，祠後高巖屏立，仰之不見其頂，古樹虬枝蒼蔚，其上巖腰自然有嵌空，造祠於此，巖若無縫罅，而飛泉迸出者二處，如破巖出者，不知泉脈從何來，皆奔注瀉巖際，而不見其溢流，亦一奇也。祠西有小祠五，其中有木居士無數，貌甚古樸，彩色頗剝，里正云是村中豪家之祖也。昔者佛法之未傳播，人

死必刻其像，納諸祠中祭之，蓋是其物云。又轉至一所，地益幽邃，巖腹有一小洞，亦設小華表，是號狐宮，俗或稱輿院云。自祠所至此巖，延袤百餘步，猶未見其盡。里正云此巖連綿至御嶽下陟，大約可三十里。聞者吐舌，於是祠官瀧氏亦來為余祝釐，且擊鼓吹笛，舞蹈者久之。余及良濟謁于祠，乃還。初至山下也，曜靈未落而至祠所，日色曖曖，頓若黃昏，謂歸途或用炬火及於下。山夕陽依然，山頭纔沒半輪耳。始知陰巖礙日光，乃爾其高可知也。既而歸里正家，謀明

日巡視瀧越四日早發上島六里正及八木生為道
出村左溪右山而行渡小橋二水口澤與鈴澤也時
見雲氣起距路甚近勃勃上升如炊煙又行五六町
涉仙澤過二家村至馬留蓋自此道阨陁牛馬至此
不能行故得名也道轉入石磧洲石高低不一歩數
躓石磧盡處得一潭曰大鹿潭兩崖奇石突怒偃蹇
松檜無數蔭乎其上上阪遇漁人腰籃肩竿自是山
水圖中不可關者可謂有是景有是人也踰阪中央
一山出溪分為二左者曰石鮒川右者即王瀧河也

右折傍河而行至此道益險山益峻兩山錦綺交映
里正指山是古松蒼龍處云此下即冰湍也既而道
當石壁不可行乃取右山詰曲而上山甚截薛設梯
攀藤而上者一處既抵石壁上俯視則削立千仞密
樹間遙見潭水一帶其色深碧如望青霄既而巡迴
而下隨步潭水漸露恍乎躬在青霄忽見一條長橋
跨溪下映潭水若白虹起空中里正指云是冰湍橋
也一行皆駭然謂斯橋寧可載肉骨而渡哉於是路
愈下愈峻目亦隨步移不暇弄風光未至橋而巖徑

絳無復可受趾者有梯蹈之而下且下且睨則碧湍
已在足下足為是戰時見梯側設一條藤蔓將引之
八木生先已在梯下邊曰藤蔓半朽不可引聞之魂
恍惚以失度乃匍匐而下梯盡處巖腹橫施版為閣
者二丈強左轉上橋乃命從者布氈閣上坐少焉神
定乃望南岸巨巖秀立其頂怒起高若突天松檜數
株盤屈曲縮輔巖勢布置其間枝上懸艾納長數尺
風吹妍妍孌孌如銀絲巖腰凹處架橋於此橋雙架
巨木旁施欄干雅素而不俗乃對巖吟咏久之是時

也心凝形釋自然胸中如洗後則峭壁萬仞前隔千
尋之溪諸峰重疊衆木陰森實覺與塵土相隔絕此
意非來于此而坐于此者不知也乃渡橋路右有一
小祠標曰辨財天榻子有題字曰張州木實聞奉命
來于此其下有近體詩一首字皆草書神采橫逸不
知何人作也惜半為風雨所剝不可復讀馬里正引
余至岸傍白沙為堆處於此望橋嚮之峭壁閣道一
瞬在目乃把筆圖之所恨景巧筆拙不得盡其奇也
余聞冰湍之勝久矣嘗讀君山所撰岐岨志已知其

勝冠於岐岨也。然今日來此勝所聞萬萬。余思之不
 啻冠於岐岨。亦將冠於信州也。若以是勝致之兩都
 間。嵐山墨水不足抗矣。而在深山窮谷中。樵者漁夫
 時一過之而已。不亦惜乎。高之文詩成。上田靜方構
 思焉。余也以拙筆強覃思畫圖。是以未暇思詩。時從
 者進行厨食畢而起。又上峻阪。是為赤棚嶺。余方思
 詩甚苦。推敲不成。不覺屈盤而上。比阪將盡。乃得二
 句。呼上田靜等。欲語之。靜等方苦阪喘喘然。意不在
 詩。余見之。傲然顧諸子曰。健足不如苦吟。二三子何

不苦吟也。頗見嗤笑。自是路稍坦。奇亦盡。於是目與
 足皆得閑。踞石得成前詩也。起行數町。蓬蒿沒徑。踰
 赤棚原。是地又見御嶽。嶽形與昨日所瞻不同。里正
 指右邊一峰突起者云。是繼母嶽也。余嘗讀御嶽緣
 起者。其中載

醍醐

醍醐帝。延長中。少將重賴者。繼室惡先室。子阿古太丸
 讒之。重賴遂追之。阿古太丸行吟岐岨山中。得疾。將
 死。遺令土人葬于御嶽下。陟後重賴夢先室。因覺其
 冤。大悲。遂携其同母姊利生。追蹤來岐岨。亦皆死于

墓前於是繼室悔之若無所容亦追蹤來歧岨亦死焉

帝聞之詔為阿古太丸立祠祭之以為御嶽之神今黑澤二祠是也由此觀之以繼母名此峰必有以也而下峻阪至平地涉一泉曰樽澤又行至柳瀨獨木橋架之余久聞冰湍柳瀨雙稱因以為風光必亞冰湍而今親覽之其景霄壤耳之不足賴往往如此渡橋又左溪行三四町涉濁川里正云此源有溫泉患瘡及金瘍者浴之有效又有白川黑川水色稱其名

余試掬而飲之其味辛蓋硫黃氣使然也又踰一小嶺馬篠被徑嶮巖如前嶺忽憶嘗有人語余云王瀧有瀑布在瀧越水勢渤蕩冠於歧岨中諸瀑布是所以有王瀧名但以其地非行路所經故人多不覽也余乃欲觀之與里正及八木生謀之皆嘿而不應頗有難色頃之里正曰是非濟王瀧河則不可請使邑民伐木而為梁余曰探勝不關公事何煩邑民之為乃指河曰深則厲淺則揭直進下河岸徑幾斷且亂石碍足荆棘曳衣強穿之而進至河岸從者競褰衣

而涉其深處僅沒股耳余亦尾而涉之上岸岸上荆
榛塞道里正使邑民前行芟斬焉邑民未及下鎌余
輒蹈榛而前邑民追余空謹趨耳榛盡又行礮石間
一町許乃到瀑布顛而以瀑布反在懸崖倒覆之下
雖咫尺乎不得觀之空聞雷轟之響而已乃欲就崖
傍觀之則其石外傾且苔滑不可踐乃使傍人堅執
衣帶匍匐而瞰之瀑布高僅可三丈似無甚奇絕然
其勢如奔馬水石相激旬隱凶磕殆撼山壑下流則
潭水如藍傍河一山秀峯聳若刺天而其山全體惟

一石矣其下怪石成物形臨潭者甚多若能下潭邊
望之奇絕必不止于此矣是為憾已里正云下流之
魚至此不能上而上流之魚亦不下焉能下上者獨
杜父魚耳夫杜父魚以至微質還與鯉魚齊技物之
不可以小侮也如此里正又云有司之伐木漕下也
木流墜潭中比吸煙一管乃浮由此觀之潭深可知
也立談之際夕陽已在嶺乃復涉水還原所又行可
一里山避水成村是曰瀧越居民二十家許村外田
疇環繞焉相傳昔者和田義盛之敗亡也其族逃居

濃州三浦山中稱三浦大夫後移居于此其人有膂力見此地無馬而嶮峻難致約馬於其背踰嶺而歸又有擔大材六十人猶不得擔者及捻折大木事墓見在三浦山中此地之民多以三浦為氏蓋其遺種云君山先生以為三浦大夫者必朝比奈三郎義秀也理或然也然世傳義秀妻安房後赴高麗大日本史云延寶中對馬守宗義真質朝鮮報曰朝鮮絕影島義秀祠見在土人時祭之然則住此地者非義秀耶抑將赴高麗者非耶此地也四面諸山重沓環抱

道皆崎嶇宜矣人之避世于此也乃入村中憩于民家余尚欲盤桓山水而慮冰湍之不可冥行也割愛而還至馬留日暝皆飢甚得餐頌與從者食原生性嗜之殊健食前謂余曰公極意稱冰湍之美以臣觀之冰湍之味不如馬留余大笑時余憊甚強作氣而行到里正家則二更矣五日平旦發上島將巡視黑澤不渡三澤橋右河沿流而下此道大低左倚山林右臨溪流且昨日來周覽多少奇絕么麼嘉樹奇石視以為常景漠然不應接是以筆管亦得閑焉然唯

於鞍坡則未嘗暫忘之數問里正里正輒曰未也既而行至楨阪見河岸古樹蟠鬱復問之里正則曰是鞍坡北岸也余聞之神往不覺足縹縹下阪忽聞水聲潏然望之見白練挂樹杪知是懸泉然其所處尚隔一大澗路側灌木蒼蔚僅見其首而已於是強穿灌木而下得一大石立其上望之使從者芟糾枝遮目者始得觀其全形水從頂歧而下又裂為五至半腰合又為二三而至地中間奇石秀者數處譎詭奇偉不可究陳此豈小野瀑布所敢望哉而名堙滅不

稱可慨嘆也蓋前日從南岸望之但見怪岩奇松之美耳未知有斯懸泉今日觀之愈益欲親至其地而窺其秘召里正懇求之里正懇其險隘搖首竟不可余無奈之何徒嘆息其無仙骨而已遂至黑澤巡視焉竣事而歸嗚呼王瀧山水之美歧岨中無偶固矣而人多以岩戶權現祠為最冰湍次之若夫鞍坡無稱之者以余觀之如岩戶權現祠但一巨巖耳安望冰湍之美也鞍坡則葆光君子人之不稱之不亦宜乎人之不稱之不亦宜乎

再遊冰湍紀行

文化辛未之冬賣茶翁從叅州來訪予於清音樓乃
煮茗吹笙劇談久之時方壺山人在座語及冰湍之
勝因勸予再遊予辭以時方冰凍嶮巖之道不可行
方壺山人壯氣勃勃振臂謂曰諸子健忘冰凍何妨
地耶冰湍友耶賣茶翁時乎時不再來今日之議不
得旋踵約即定以十月九日發賣茶翁方壺山人及
大信就今道安川資盈大重救海廣矩文等十餘輩
從焉冥行數里至藍門嶺天始明踞石望御嶽曉雲

繞麓峰雪浮空壯觀也既而渡本社橋謁黑澤祠遂
入黑澤里正宅憩主人欣迎極意供具而後至牧阪
望鞍坡瀑布及玉簾瀧入夜宿王瀧里正宅昧爽起
謁王瀧祠時嶽巔出雲層寸而合人皆疑雨焉予謂
明日之霽亦不可期矣不如今行而遇雨則還耳遂
發俄而寒風蕭瑟素雪飄零予逾益發興歌北風之
詩杖策飄飄而前行五六里乃抵冰湍此地也溪徑
逶迤援蘿攀葛上下長梯始至橋橋下深潭無底
橋之前後兩巖聳立奇絕不可名狀連山羅峰含煙

罩霧補助湍景可謂天下之奇峻也以前遊具記故
不詳焉渡橋謁天女祠乃就岸傍白沙上抱薪藝火
以燎龜手開行厨飲酒賦詩於是乎賣茶翁坐巖上
吹笙其聲窈窕潛蛟出舞玄猿來嘯是時也不覺身
載肉骨也既而歸再宿王龍里正宅分韻賦詩聲觀
而罷翌日平旦發王龍航美澤休箕尾乘原氏家秋
公英亦來會于此觀末川舞而歸末川者村名村有
古來相傳之舞里正村婦僧農巫醫皆相伴而舞可
以觀上世質樸之風也其間得詩無慮數十首乃錄

之且令池祐川圖之裝為一卷以備他日卧遊之一
翫云

清音樓集卷之四

